

书间道  
Book Review

# 2012? 不, 是2013



吉林出版集团 2011年11月  
《2013: 世界末日还是新的纪元?》  
【美】玛丽·D·琼斯 著

日本的超级地震,一夜之间,让退潮的2012说又高涨如海啸。微博上作家名人们都在疯狂接力转帖:“假如明天是世界末日?”那么,举世皆谈2012,2012的起源说从何而起?一切要从一个叫玛丽·D·琼斯的女人说起。

玛丽是美国著名的超自然研究专家、作家,她是个很厉害作家,光听听她那几本书的书名,《超级火山: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灾难》、《在错误的地方寻找上

帝》、《2013》,就知道著名电影《2012》那些惊心动魄的狂想是起源于哪里了。早在2003年,她写出了《2013》一书,从各个层面论述了2013的传说起源,以及2012的各种毁灭可能,简单地说,本书可以加一个副标题:《未来人类星球生存发展指南》。

毫无疑问,人类处于一个历史的拐点。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自然本身,都给出了详细的预兆,透过玛丽的视野,我们不妨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文明:人类作为地球的特殊生命,它的进化一直在加速。从荒野建立部落我们花了几百万年,从部落到父权制社会花了几千年,以前一个民族发明了纸张,可能要一两百年才能让其他民族学到,印刷术甚至可能要横跨几百年才能为全人类的文明传播作出贡献。电话的普及却只用了几十年,至于手机和电脑什么的,只有几年,人类学习的速度在加快,大脑的进化程度,也被科学家公认在加

速。可能过去我们的祖辈在童年都玩耍着抽陀螺的游戏,而现在我们的孩子却在三四岁就说出星系的名称、恐龙的谱系。儒勒·凡尔纳在机器时代精细地构造未来,当代最杰出的科幻小说作家却不敢对未来做出具体的幻想,因为我们不知道明日科技会出现什么突破想象力的创造。就像互联网在100年前绝对无法想象一样。因为,我们似乎在一个文明的起点上。向左?向右?爆发?毁灭?突变?

人类的智慧爆炸式地升级——互联网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发明,一夜之间,大地母亲盖亚生长出了她新的神经系统,哺育她所有的子民,凡是使用网络的人,都越过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自由地实现沟通与对话。而互联网还不止于此,它的技术还在不断升级革命,从电子邮件到微博,人们真正地在不断跨越肉体的鸿沟,即时、随地在同一个平台上以秒对秒的速度互相交

换思想,这和一个大脑的沟回中一个细胞对另一个细胞发出思想的脉冲有何区别?60亿人迟可以透过电子信息的平台,将60亿颗大脑组合成一个巨大的智库的60亿颗细胞。

当然,历史上每一个世纪的关键数字到来时,都会有各种神棍和商人作出各种预言,公元1000年时就有无数信徒确信有一天耶稣会驾着七彩祥云降临,公元2000年时,关于1999的末日论也所去未远,人们仿佛喜欢危机论,或者是喜欢不可知论,又或者高科技的发展让人们的心灵危机更为加重,总之,2012简直都成了一个咒语。

玛丽·D·琼斯在她的《2013》中从各个角度阐释和证明了这一点,她同时以敏锐的眼光,借助她独特的平台,整合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宗教、民俗、科学、超自然学会的大师们的思想,从各个学科,向我们揭示2013的秘密。 深海水妖

新书推荐  
New Books

## 《列侬回忆》



2011年2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扬·温纳 著

约翰·列侬的“独立宣言”,1970年《滚石》对列侬的专访录。该书堪称列侬与披头士及“旧时代”的决裂之作。书中的列侬愤怒、凶悍。他向一切他认为虚假的东西发起了猛攻。列侬甚至把披头士判定为艺术冒牌货——“我们无非是一个把事搞得很大很大的乐队……仅此而已”。

## 《日本灭绝计划》



2011年3月  
译林出版社  
【日本】清原院流水 著

新年伊始,大批拜年的人失踪,紧接着乘客从电车消失,城市被大水淹没……日本人口正急剧减少中!是谁制造了这些事件?他们费尽心机灭绝日本,到底有何目的?日本灭亡的命运能否逆转?下一个目标,又会是哪里?

## 《山雨欲来》



2011年3月  
上海书店出版社  
许纪霖等著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来临之际,六位在不同领域对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的知名学者,齐聚一堂,将视角前移至革命的对立面,审视清王朝的最后岁月。山雨欲来的不确定感贯穿着晚清的最后十年,六位学者共议清政府豪赌改革的十年,看那部事与愿违的历史如何展开。

## 《租界》



2011年3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白 著

一九三一年的上海租界,革命、爱情、金钱、冒险并存的迷人时代。摄影师小薛是中法混血儿,为租界的各种小报提供新闻照片。在从香港回到上海的宝来加号邮轮上,小薛偶遇群力社革命女青年冷小曼,为随后接踵而来的刺杀、追捕、计中计埋下了意想不到的契机。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各种政治势力的博弈、经济利益的争夺。

悦读

Happy Reading

# 幸福为何敲她的门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1年3月  
《对幸福我怎么麻木》  
章红 著

“岁月静好”这词已用得挺滥,但我仍不得不援引一次,因它在现实中,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有个多么贴切的实例:章红的三口之家。或许有许多家也能保持“静”,一种岁月中建立起来的搭档关系,轴习惯性运转,可它们不够“好”,这个“好”是心息相通,是润物无声,是“琴瑟友之”。

而章红在她的新书《对幸福我怎么麻木》中记录了这份难得的“岁月静好”。

和一位南方女友曾说起,最好的男女之爱中是有恩情的。章红与她的先生T便是如此,她在文中常常提及的那份“对幸福我

怎能麻木”的情怀,就是一种“知恩”。他对她的承担、懂得与照顾,在她并非天经地义的,而是值得她“惜福”,遂有了她对T满满的赞赏与爱,以及包容。

幸福与遇上一个适合者固然息息相关,可同时它必然也考验着自我把握爱的能力。二者互为因果。许多抱怨不幸福的人在抱怨前,或者不妨反思下自己有没有获取幸福与持有它的能力,这关乎一种禀赋与智慧,兼备它们的章红,其知性不仅运用在良好的阅读与写作中,同样内化在婚姻的点滴中。

不久前她在电话里说起失眠困扰,有晚发作严重,她半夜起来让T找酒助眠。大冷天儿,T克服睡意,起身找酒……类似这样的事,无疑T干过多件,也许他自己都觉习以为常,可章红念兹在兹,一一承情。

她写过一文《空城》,大意是有次T不在南京,她逛商场,突觉这个城如没有T,再繁华也等闲空城。写这文时,章红的婚龄大约也不算短了,两人也经过了养育女儿的琐碎磨人,然而,亲情并没转化成熟视无睹的疏漠,却化作骨肉与血须臾不可分的依存。

南京,这座对章红来说原本算异乡的城,因为有了T和女儿,成了宿命中最亲密的“我城”。

去年春节,章红约我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彼时T与她家人小酌已醉,还不忘迷糊中打来电话,问她到没到与我约定的地点。知道她顺利,他才肯安心地去醉,虽事后他自己并不记得打过这电话,只是出自牵挂的本能。

这一出,章红也在书里记下了。她记录T的温情的那些文字,T应都看过吧,他看时会不会暗下决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以回赠章红的这番“惜福”呢?事情显见是这样,因此我们才有机会源源不断看到南京城一扇窗后那些温情瞬间。

我想说,爱是需要互动与鼓励的,需彼此在爱中学习爱。

耶稣曾三问门徒彼得,“你爱我吗?”彼得答了三次——耶稣不是不知道彼得对他的忠诚,又何必三问彼得?他只是在坚固彼得的信心,因他将授予彼得艰巨任务,而且,那三次关于“爱”的问话在原文中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来表达,前两次是agapao,第三问是phileo。耶稣不单要求彼得在理智上懂得去爱人,更要有

行动之爱。

行动之爱,章红与T便如此。她记录过许多T为她做的点滴,而她对T做的想必亦不少。这些点滴T没记录成公开的文字,可一定都在他心上。

他们在南京的家我去过多次,宁和,有些木器物,一架木榻上有T的手绘,阳台上的宜家折叠小桌是她和T从上海带回的——那次我替供职的杂志邀他俩来沪拍片(仿佛也是一个有关幸福的专题),T本意绝不想抛头露面,可竟然来了(他许是不忍拒绝章红任何的)。那次在沪,回南京前,他们狂奔“宜家”——两人不仅人生观相投,美学趣味也相投,几乎可想见这对匹夫匹妇在宜家穿行,为小家觅适合之物,当见到这张小折叠白桌,想着它可安置在阳台上,放上茶盏,对着草木喝茶看书,而后不辞辛苦带回南京。这一过程就是明白无误的幸福吧!把生活必然要切割磨损的部分,他们一点点手造添补回来,一张桌,一餐食,一席聊……蚂蚁搬物般在岁月里充实他们的婚姻食粮,巩固成他们仨的永恒。

(陈蔚文)

好书我读

Happy Reading

# 有一种含蓄叫“眼泪憋在眼眶里”



法律出版社 2010年10月  
《九栋》  
邹静之 著

《九栋》收录四十多篇小文章,主要内容分两部分,“九栋”和“风中沙粒”。前者写他少年时住过的一幢老楼的人和事,后者写他去北大荒插队经历的一些人和事。都是真人真事,也不排除细节的想象。笔调虽然空灵峻峭,情

感却很饱满,各种感性细节,沉甸甸的。

这种写法不太讨当下的好。当下时髦白描型口述历史,提倡不掺入太多个人情感。邹静之不管这套,按自己路子写。也白描,但更多想象、抒情,很多段落非常文艺。邹静之是个诗人,尽管在诗人当中,他算含蓄一派,可这份含蓄,也是眼泪憋在眼眶里含着那种,沉甸甸的。

很欣赏这份忽视潮流的自信。看到有邹静之的同龄人批评他写得文艺、不够极简。这逻辑很奇怪,问题不在文艺还是极简,而是在于要写得好。文艺得做作固然招人嫌,极简得乏味也一样是垃圾。更可怕的是,骨子里文艺,可又文艺得不好,只好自欺欺人地高举极简大旗,这是极不自信的扭曲。

极简主义的白描往往貌似有深度有重量,这且不论,单说邹静之的文艺照样让我读得沉甸甸。这份沉甸甸不奇怪,他是要拿这些旧人旧事“寻己”。本书自序的题目叫“寻己录”,他说老觉得现在的自己,“被什么人给换了”,他要从头寻起,当然沉。

顺便说个有趣的比较。这篇自序很像杨绛《走在人生边上》的自序,那书也是九十多岁的杨绛要“寻己”。《走》书有个副标题:“自问自答”。邹静之写这些,也是自问自答的“寻己”。自问自答意味着向内寻找,而非外求。杨绛选择的是思辨方式,写成思想录体;邹静之选择了以人物、情节为主的文艺体。

既写旧人旧事,还是少年时代,又文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网

上俯拾皆是的怀旧文章,它们一概黏黏的、暖暖的、粉粉的,过去的一切苦难,都被记忆筛掉,只剩一个虚幻的温室,里边各种花朵娇艳欲滴。《九栋》可不是这调调,它很冷。

《九栋》里不经意间写到很多小动物,邹静之写到它们,笔下很怪很冷,甚至是血腥的。蟑螂的标本、夭折的小母鸡的鸡爪、吃活苍蝇的四脚蛇、弯着脖子叫声扎破早晨的小公鸡、一只鸡被解剖,鸡心托在掌上,肺只是一摊血的气泡……少年和小动物之间天然有份亲密,这份冷、怪、甚至血腥,是邹静之怀旧整体的一个缩影。我说了,它不是粉色的。

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沉。怀旧如此冰冷,是我看得沉甸甸的主要原因。 杨葵